

“秋风响，蟹脚痒。”这是吴人对阳澄湖大闸蟹的赞美。说的是秋风让金毛青背的螃蟹脚硬了，要爬动了，爬动就会发出沙沙声来，二者貌似有因果牵连，其实是时间的巧合。蟹脚不可能是秋风给吹痒的。言者之所以要这么“扯”，潜台词嘛，无非巴望这横着爬行的物能爬到自己的餐桌。苏州人好吃，最喜欢吃螃蟹，秋风一响，蟹脚发痒，食客的舌尖馋虫爬动，也发痒了。

我到苏州整三十年，但这舌尖的功夫，还是固执而未能同化。我听到秋风响，联想到的居然是粉笔字在黑板上的书写声。这种感觉非常奇妙，自己在黑板上书写，黑上落白，而背后讲台下的学生，眼球都被这支粉笔拴系着，那黑白相间的可爱小球儿，骨碌碌转着，全在俺一支粉笔的指挥棒下。这感觉非常奇妙。

但这种奇妙，也只有做过教师的人能享受到。

我做教师出身。虽然我收到过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专门从北京寄来的新闻工作者三十年的纪念章，但我最早的一瓢薪水，是从教师岗位上拿到的。用长江与沱沱河来比喻太恰当了，不但是起头后续的关系，尤其河源上有终年积雪，有飘飘雪花，这雪花多像白色粉笔灰啊。或者说粉笔灰多像圣洁的天上雪花啊！

当教师的确有点诗情画意。我当时教书的地方，是在故乡，湖北大冶，丘陵地带，有山有水；山比吴地的高，也多，水倒是不及吴地广。往往都能从山里扯出一条小涧来，活泼泼地洒一路卵石，我们称之为“港”，其实有小河的格局。天晴时日长，港流

秋风再起

□刘放



瘦小，水像在卵石中秘密忙碌的蚁队。连下了几天雨，这港流似乎成了暴发户，挺起肚皮吆五喝六起来，宽起来的水会冲下不少山里的枯树，还有农家的小板凳、木锅盖一类，淹没港边的农田。但很快，雨停迅疾水小。有时，我批评功课好而翘尾巴的同学，说，怎么就像一条小小的港呢？不能有点长性吗？一定要到外面看到山外之山、天外之天才能夹起尾巴？说这话时，就感觉自己成了“子在川上曰”，心下暗暗得意。

我教书的地方，叫果城里，是山区。从家乡一路进山，沿途的山都在开山炸石，炮火连天，石块可以直接卖，还有加工成碎石或烧制成石灰，搞得尘土飞扬。联系到自己的语文教学，好好的课文，参考书要求拆散得七零八落，像开山炸石，破坏

了学生对文章整体的把握，所以我教书有些不同。反正学生也都是高中生了，有一定的鉴别能力。除了文言文要拆开来一句句讲解分析，现代文我最讨厌那种千篇一律的寻章摘句，让生机勃勃的学子成了迂腐小老头小老太。我的语文课，文章背景一交待，接下来就是展现教师功力的范读，或者说是朗诵课文，投入十二分的感情，读《与妻书》和《陈情表》，一字一顿，将学生完全带进了课文内，伤感处泪下，抹泪一甩，接着再读。课堂间也此起彼伏有了哽咽声。同学背地说，刘老师就是文中林觉民和李密的化身。根本不需要强调，这些课文，全班同学都能背诵。

我的学生都小不了我几岁，如今，大多数都五十出头，孩子比我孩子还大。我教他们的时间不长，后来，我改行新闻，他们给我写信，诉说对我的思念，我就感觉自己害了学生。但看到如今，他们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高校教授，有的女生还远嫁异国他乡，但他们依然爱文学，读写不辍，在各地大小报刊发表或获奖，陆续出版作品集，又让我欣慰不已。我相信，在他们的梦中，一定有不少文学画廊的前贤陪他们醉里挑灯，激扬文字，岂非快意人生？只会挣钱养家，不会入书出书，那样的秋天之境，当缺少斑斓几许吧！

当教师之乐，在当教师之时，亦在当教师之后。

秋风响，粉笔响，莫非我是有些技痒难熬，想再到讲台上的黑板前，再露一手，重续旧梦？我也说不清楚。

天落水

□金玉明

小时候因为物质匮乏，满足感是容易获得的。譬如，能喝上一口天落水。

天落水，本质上就是雨水，它们通过瓦屋的瓦垄流入屋檐下的大水缸，被储存下来，通过沉淀滤清，寒温暑凉，清冽甘爽，可以直接饮用。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它如同山珍海味之美。

江南多雨水，很多地方的老宅第，无论徽派建筑还是苏州园林式宅院，甚至在很多乡村的黑瓦青砖平房廊檐下，都会放置一个盛满水的大缸，有些大缸上面加了一个斗笠状的盖，它们就是盛放天落水、供着一家老小饮用做饭所需的水源。

在我老家，大户人家一般用七石缸盛放天落水。它是能放置七石大米（约420公斤）的缸，确实也够大。有没有盛放天落水，缸大缸小，一定程度体现这户人家的身价。因为，首先得有瓦房，还要有七石缸。

可以想象，在自来水还没有进入农村地区的年代，最好的饮用水就是天落水了。它要比河水和井水干净，取用也方便。我家是饮用天落水最晚的，虽然祖辈也分得一间“解放房”，坐落在这个方圆知名的大宅院的西裙房，每逢下雨天，雨水从瓦垄落下一，但因为家境一般，没有七石缸，母亲只是拿个提桶或脸盆去接一些，不过是一饮之水，杯水车薪。

七石缸和天落水，围绕着我整个童年。一群孩子在大宅院充满阴森感的前院后院玩耍，口干了，就会在就近的一口七石缸里偷舀一大勺天落水，仰头咕噜咕噜喝个饱，用袖子一抹嘴，又撒野开了，仿佛这水就是能量，让人平生无穷的力气。因

为少不经事，也经常弄脏张家李家好不容易积攒起的一缸生活用清水，回家少不了斥责和惩罚。

待到父亲从邻村用拖车带回来一个大水缸，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事了。尽管那口缸是侧面有一条长长“搭链”的修补过的二手货，但它是足以让我挺起腰杆的“大家当”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一只上海牌手表和一口七石缸之间作了艰难选择。作为一个“教书匠”，父亲是多么需要手表啊！家里好不容易积攒了12元钱，但父亲还是选择了对全家更为重要的水缸，才有了这个一直陪我们到老家动迁才“功成名就”的七石缸。

父亲母亲为接纳七石缸忙碌了一个周末。父亲架着竹梯爬上屋面，用扫把一行一行地把瓦垄里常年积累的鸟粪、灰尘和杂屑扫除干净；去竹园里砍了根老竹竿，剖为二，刮掉节内分隔，用铁丝把半片竹竿固定在屋檐下。母亲则把七石缸里里外外洗个干净，移至屋檐下，用一些碎砖和泥土把缸固定停当，等待雨来。

那段日子，我天天盼望着，多么希望下一场轰轰烈烈的阵雨，把自家七石缸灌满清澈甘冽的天落水。

几天后，一场雷阵雨如约而至，十几个瓦垄的水流流入竹竿，经竹竿哗哗地导入七石缸。记不清我多少次去屋檐下，趴在缸口看接了多少水，似乎不再怕雷声闪电，全身上下也淋了个透，兴奋劲和幸福感不亚于过大年。

在老家，接取天落水是有些讲究的：秋风送爽，下的秋雨干净清冽，是精品；春雨绵柔甘滑，略逊；夏雨充沛但灰尘重，需过滤后饮用，为

下品；梅雨时节，江南易霉变，一般不取水而存。父亲是高中老师，读过大学，他知道这天落水看似干净，喝着甜爽，其实会有大量细菌滋生，于是买来明矾，撒在七石缸里杀菌。一时间，左邻右舍纷纷效仿。

我特别难忘喝母亲用天落水和

新米熬制的粥了。它稠粘绵密，清

香微甘。母亲熬粥习惯了细工慢

活，一膛软柴的不温不火，恰好熬成

一碗粥的不薄不稠、入口即化。

我有时在想，所谓乡愁，不过是怀念母

亲起着大早、用门外七石缸里的天

落水熬制的一碗新米粥了。

父亲生前喜欢喝茶，尤喜龙井。

即使后来有了自来水，打了个灶边井，但是他如果有得好茶，一定神秘兮兮地烧一壶天落水冲泡，坐在窗下被他占用成书桌的旧八仙桌

边，捧一本他喜欢的线装书，有滋有味地喝着。那感觉，好像他喝出了所有人生的况味。

这个形象，至今都清晰于我对他

的怀念里。

天落水除了可饮用，还有消防

栓功能，这是我稍大一些后听父亲

说的。老家有一座建于清末的三进

四合院大宅第，后罩房前的院子角

上有一个足有四个七石缸大的超级

水缸。父亲说，早时候大户人家

间厨房一般都在后罩房，干柴烈火，

容易引发火灾，所以，都会用一个大

缸蓄着充足的水，以备不测。

而今，游历古镇古村落，一定会

在屋檐下看到七石缸。只是很多人

家在里面种花养荷，并不赋予它最

初的功能和使命。但凡发现哪个缸

里还有干净的天落水，你推得门去，

如果有位精神矍铄的长者相迎，他

一定是一位充满故事的老人。

大家V微语

文化差异

□余华

●虽然世界越来越全球化了，但是你还是会碰到文化差异。

●我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出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以后，我遇到过两位有趣的读者，小说里的女主角许玉兰伤心的时候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私密的事往外说，一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那不勒斯的女人也会有这样表现；而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如果他有这样一个妻子的话，他就不想活了。

●文化差异在这里表现出来的都是理解，只是意大利朋友和英国朋友理解的方向刚好相反。

●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文化差异会带来认同和拒绝，而认同和拒绝都是理解。

家具

□林燕妮

看着满屋的家具，觉得实在不需要那么多，其实我只需要一张床，一张书台、一张椅子和一把舒服的沙发。我喜

欢一室开朗，不喜欢太多的装饰摆设，所以没什么兴头去买屏风、塑像、木刻那些东西。我的墙壁是没有什么东西挂的，就是四壁皆空的看着舒服。我不愿意为了装饰完整，便长年累月对着一些我毫不在乎的画或者什么。也许我生性善变，什么也看不长久，所以，对付我这种人的最好方法，便是四壁皆空。

坐椅子我有很大的惯性，老是惯坐了哪一张便是哪一张，哪个角落便是哪个角落，很少东坐西坐，在办公室也是如是，老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办公桌对面那一列五张的沙发，三年来也没坐个遍。

我对任何家具都没有感情，没有搬屋时非带走不可的椅子，也没有一生必须伴着的桌子，那么一来，自不会积存了什么台台椅椅。也许，这种感情缺乏在于我未够老，父母还在，所爱的人还在，一切都是无可补偿的记忆，不论我丢掉张什么椅子什么桌子，与我息息相关的人人都近在眼前，于是便不需要什么有纪念性的家具把记忆留住。也许，待我老了的时候，我会珍惜每一位亲人朋友所坐过的椅子，甚至每一个角落的摆设都不许移动，记住谁爱在哪儿，谁最喜欢哪个角落，把一切音容笑貌留住，在无奈夕阳里追忆每一张亲切的脸，每一双温暖的手。老太太老公公的家具永远不搬不丢，也许，那正代表最后的回忆。

谈天说地

躺与卧

□马未都

有句俗语的话：“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原来我没想过这“倒着”是怎么个倒法，这次养伤才发现“倒着”学问挺大，在知与行方面，经验比知识更为重要。

我原理解“倒着”就是躺着，躺着多舒服啊。可这次养伤，最不舒服的就是“躺着”。根据古文本意，躺着就是面朝天放平；侧躺为“卧”，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显然卧是侧躺。还有成语“卧薪尝胆”，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堆里是看月亮数星星，文艺小资，卧薪尝胆侧躺蜷身方能思考。

我猜想大部分人睡觉都是侧躺，专家说右卧比左卧好一些，原因是心脏偏左，右卧少一点压力。我平时睡觉左右都有，没有计较过，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可这次摔了以后，左右都躺不了，只能放平仰卧，这才知道这姿势睡着了只能维持大约两个小时。所以，自打摔了以后，睡觉没有踏实过，两小时一醒，很规律准时。

可见躺姿还是很有学问的。古人分得清楚：大睡为寝，小睡为卧。这个寝，应该是舒服躺着，理应是侧躺；这个卧，本义是趴在几案上睡会儿，脸必定朝下，证据是“卧倒”就是趴地上，“卧虎藏龙”的老虎也是趴着。

养伤两周，躺不能卧，睡难成眠，小文感怀以示纪念。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孙泽峰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935970566666